

◎文学聚焦

世界华文小说的家国情怀

戴瑶琴



以来，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但保留中国的气质，可我哪能料到，这两样东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我认为，留学生文学重点在失“魂”，而新移民文学则为失“根”。前者一直坚持于对中国文化的坚守和对西方文化的防御，家国之爱是格外浓烈而痛彻的；后者立足于个体的心灵体验，以文化夹缝中的两难心态为中心，传达新移民的即时状态：渴望融入西方但无法被完全认同，于是重回中国又不能再被全然接纳，最终还是选择回归西方。而90年代新移民文学代表作家张翎从中国故事起步，信奉写作这一行为本就是—种对故乡的回归，依据自己的青少年经历实施对江南记忆的重构，又将成年经验凝聚于北方叙事中再造。

21世纪以来的世界华文小说持续对家国的关注，但思考点已实现新的着陆：从海外处境/想象中国的思维范式，转为现时问题/现实中国的思路结构。从某种意

义上看，视角的变化与创作者的频繁“海归”密切相关，他们得以直接融入中国现实生活，亲历中国新变，故而对家国的体验不再是来自记忆或经验，而是源自真实当下。薛忆沩在《希拉里·密和·我》中提供一个论点：“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它让移民的人永远都不可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对移民的人意味着第二次移民。”那么，对于海归作家而言，故乡与异乡是辩证的，中国具备故乡与异乡的双重特性。他们是在场的旁观者，具有更自由的审视距离和更从容的观察视角，于是他们对家国的表达，可以从原先的情感攀援直击入现时的问题解决。《空巢》（薛忆沩），解析城市空巢老人为何成为电信诈骗主要受害群体的原因；《垂老别》（张惠雯），揭露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人伦的崩坏，揭示失去土地的农村老人因其无 utility 与无利性反遭子辈遗弃的悲剧；《佐敦》（周洁茹），刻画内地女性移民在香港面对的生活窘境、身份歧视、家庭畸形。“香港的天，就比乡下的蓝吗？阿珍看不出来。”现居香港的阿珍、阿芳却与60—80年代欧美世界“边缘人”处境不期而遇。

从家族溯源到家庭记忆

家族谱系构建是“家”的重要呈现方式。家族的代际传承是最基本叙事线索，与门风、乡土、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组合体，目的是反映社会问题与人性问题。考察华文文学的家族小说，如《交错的彼岸》《啜呐烟尘》《海神家族》《金山》《北鸢》，家族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展示的平台，深耕于文本的家国情怀，以家族血缘为点，以种族血脉为面。

中国时间和诗意

邱 方

今年5月，陪肖复兴老师在一些地方做活动，闲聊的时候，知道他2015年年初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编辑之约，撰写二十四节气的专栏。

写了整整一年的二十四节气，如风相随，如雨相润，如霜雪相拥，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节气无所不在的渗透力量。那时候二十四节气尚未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相关的图书也不多。

他轻描淡写，我却动心了。我生长和生活在四季并不分明的岭南，但因喜欢读花读树读草读风读月，连带着对季节的变换轮回，也格外敏感。随着年岁渐长，学会了有滋有味地享受岁时的更迭、朝夕的往复，也越发地为先民们与天地万物、四时寒暑碰撞出的诗意和智慧所深深折服。所以，坊间虽然有不少节气的书，我仍还想做一本。

回头找来肖老师的文字一看，没有宏大叙事，也不高合讲章。篇幅短小，以散

文笔法书写，娓娓地道来节气的民俗、历史，还有作家自己的相关经历，涉笔成趣的诗文和趣闻，以及老北京的节日风俗乡情。在平凡中发现不凡，从朴素里发掘情致。文字清朗，给传统的节气渲染上浓郁的文学色彩。是有别于其他的节气书的。

做二十四节气的书，必须配图片才好看。我首先想到小林（林帝浣）。对小林的画，是一见钟情的。几年前就看过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那组二十四节气美图，当时就被惊艳到了。四季流转，物候变迁，中国人的诗意栖居，被他一支丹青妙笔描画得有趣又有味。后来这组图为二十四节气中遗助力，其中《春分》更是被选为申遗宣传册的封面。自此更是声名远播。接着应邀为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画背景画及设计动画。又已经出版了好多本畅销书。

我个人尤喜他那些淡极、远极的水墨画，寥寥几笔，却意境悠远。就想，如他的画能作插图，自然是极好的。一北—南，形

成一种对照阅读，会是很有意思的“互文”。

所幸小林虽然“红”炸天，但鼻孔并不朝天。于是，我这个远亲“师姐”，获得了小林的绘画作为这本书插图的授权。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让人生有了二十四番花信。让一草一木，有了和我们相互认知和彼此相通的感情。

肖复兴文笔优美，文风平和大气，意味隽永。小林国画灵动跳脱，清新有韵味，自成一格。“南腔”“北调”一相逢，加上美编黎师的匠心独运，便成就了一本雅韵深致的节气书——《中国节气：时间编织的二十四道锦笺》（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8月版）。

如肖复兴《序》中所说：“在这本小书中，二十四节气，写的主要是北京以及北方的情景。有意思的是，配以林帝浣的插图，墨渍水晕，点染的多是南方的风情。这也吻合了我们中国的幅员辽阔，同样的二十四节气，南北两地所呈现的民俗风物不尽相同。两相映衬，正道出了二十



四节气自身的丰富。”

秋已至，给自己一段宁静的时光，翻开书，读读画，寻找时间遗落的痕迹，与山川风月、树木花鸟重新相遇和对话。然后，记录下光阴里自己的每一次感动，让我们平凡朴素的日子，有着风中摇曳的莲花般独具的中国滋味和诗。

带着这本清新的节气书，去过色彩斑斓的自然时间生活吧！

相似的地方。《告别马焦拉》同样描写的是一群在马焦拉岛上世代居住的村民因为修建水电站而被迫离开故乡、追问未来的心路历程。对于移民来说，白鹤镇不仅仅是一块物质意义上的土地，更是他们的精神驻地。白鹤镇上的花花草草都是祖祖辈辈的白鹤镇人亲手培植的，凝结着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过往的生活以及先辈的怀念。而白鹤镇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自身通过世代的劳动积淀下来的。老人们只有在曾经的乡音之中才能感到自身的存在，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正是从这一点上，潘灵的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乡村变迁中的一系列问题，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中国社会城镇化进程的复杂性。

“白鹤豆腐”“阴阳井水”“斑铜喇叭”“跳花灯”，这些具有独特泥滋味和土气息的物、事、情，构成了库区移民的“白鹤乡愁”，成为整个故事的情感纽带与时刻在小说里运行的情绪意念；而潘灵在小说中不时引用的“山猪都吃不来细米糠哩”等乡民谚语洗练、明亮、饱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情感逻辑，成为小说人物所有冲突、矛盾与行为、动作的叙述动力源与情感根源。

《偷声音的老人们》是新世纪乡土中国文学中的优秀移民文学，是对被遗弃的乡土文明的杜鹃啼血般深情召唤，传递出具有人类学意义的中国乡愁。

◎作家谈

文学是一个动词——兼谈地域文化对写作的影响

枫 雨（美国）

任何上升到文学的东西传达的都是一种文化。作者的生活环境是他们写作的根基，也是支撑他们作品的内核。一个好的作者应该可以把抚养他的地域文化很好地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文化本质传递给读者，让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我们看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虽然你可能没去过俄罗斯的顿河，但仍可以看到阿克西尼亚的围巾和格利高里的长皮靴，可以聆听到顿河的澎湃和生生不息，感受哥萨克民族的粗犷雄厚，原始野蛮中的炽烈情感和倔强，这是俄罗斯文化；老舍的作品，从对话到人物活动或环境，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浓重的北京“味”。比如《茶馆》，你不仅可以闻到茶叶的清香，看到八仙桌上的茶碗，而且可以体会王掌柜的宽厚温顺，善良中的懦弱和自私，这是北京文化；鲁迅的作品，无论是阿Q的瓜皮帽，孔乙己的茴香豆和闰土的银项圈，还是抢走祥林嫂的乌篷船，都能体会如“绍兴师爷”的精密头脑和自以为是，小人物们对命运的抗争和愚昧顽耿，这些都溢出江浙文化。

这种文化个性不一定是作者现在居住的地方。一个好作家出生地和曾经生活的地方也可能成为他的符号。在法国作家加缪的笔下，无时无处不体现法国的海滩和阿尔及利亚的阳光以及两个地区的人物故事。英国作家毛姆，用细腻的笔触呈现的东南亚异国风情，以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和交融，都让世界各地读者动容。地域文化深深影响了这些作者的世界观，他们的作品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文学。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文学有捷径吗？有，就是从自己的经历开始。经历就是环境，身边的风土人情，一饭一汤，一草一木。这些就是地域文化。西方一首歌唱到：“雨落在皮肤上感觉，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知道。”身边的一切会潜移默化作者的思维和认知，中国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北京人和一个上海人在一起，即使不说话，你一眼就能看出特点和区别，听到他们对同一件事物的理解和判断的差异，这就是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

创作的个性源于文化的个性。莫言写的大多是高密土地，赛珍珠的作品是写中国安徽的土地。可见生活环境对人影响之深，尤其是少年时期。秘鲁作家略萨曾说：“人不能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应穿过语言，穿过信仰，到达别样的世界，文学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写作者通过传承本土文化，展现人文地理，历史民俗，穿着、方言、一句话一个动作，都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气质和韵味。

我们这群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因为我们曾割断了自己的脐带，或者说像一棵树连根拔起又移植到了一片新的土壤。雨水是否充沛？土地是否肥沃？气候是否合适都要靠自己慢慢去适应去调整。我们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新思想新文化，试图摆脱很多旧束缚，体会个体的自由意志；同时，我们不可能把自己以前的生活观念和习惯完全除掉，那种民族的烙印已经深深刻在灵魂深处。

而在新大陆上，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理念的撞击，会不自觉地去比较，有时甚至是被迫去改变自己的三观。可以说每一个作者都会经历很强烈的心灵冲撞和重组，这种冲击有时候是很痛苦的。而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可以从一个边缘人的角度去看待两种文化，从而比较清醒地分析，理智地接受。因此在作品中体现的思维就会相对新颖，反映的人文会比较客观。我们的作品中很容易看到民族的印痕，这是我们的标志；但同时美国的水土滋养让我们在精神家园中视野扩大。华裔作家哈金说：语言不是关键，眼界才是。而华裔作者正是有这种优势：我们交融了两种土壤和文化，一方面我们有悠久历史的华夏积淀，一方面我们有自由的空气和勇敢的开拓，这让我们有了得天独厚的创作空间。这种双重地域文化的熏陶，让我们的眼界不再是一条线或一个平面，而成为多维的。就像你戴着一个VR眼镜，看到的不只是前方的景色，也可以看到左右和脑后的360度景观。这种多维的文化滋补，让我们逐渐形成一种随意、安定、自由、敢于挑战权威的写作风格和态度。

美国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曾说：20世纪很多作家留下的作品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越过疆界”。纳博科夫、詹姆斯·乔伊斯、萨缪尔·贝克特、博尔赫斯等，他们都生活在多种语言和多种文化环境下，由于这种继承和张力，他们的作品更有活力，给国际化的读者也带来更多的精品文学。

文学是一个动词。它需要行动，从身边环境开始，不断比较、吞吐、融入、糅合、调整……到达一定程度，才会出真正有思想的活儿。我们说一部作品有创造性，不是从从天而降，而是立足于地域文化的家园里。所有的想像力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已有的资源里开发出来。没有地域文化的底色，语言就失去魅力，内容就会空洞没有灵魂。

世界上从来不缺天才作家，但更需要真正在一次次阵痛中思考重生的作者。在互联网新時代下，文化界各国联系得更紧密，思想更容易沟通，文化更方便交流，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和包容。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多“越过疆界”的优秀作品出现。作为新时代的作者，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公民，依赖本土地域文化的滋养，并拥有俯瞰全球的视野，把世界“文学”起来，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